

杨浦记忆

风花雪月忆公园

■刘翔文

内江公园

内江公园位于控江路261号,靠近内江路。毗邻我家曾经居住过的广远新村。这里原来是一个占地仅1.55公顷的小型果园苗圃,随着周围大批居民住宅的建成,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1983年杨浦区政府便将此改建成了整个沪东地区的唯一一座仿古园林的袖珍公园。

在我的印象中,1979年4月,我家搬迁到广远新村时,从内江路到军工路的区间,四周以控江路、图们路上的公交6路电车终点站为轴心,开设的菜场、饭店、水果店、理发店,和从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发出的阵阵说笑声,以及6路电车从控江路左转进入图们路时,司机为警醒路人不要乱穿马路而鸣响喇叭,再加上电车调度室敲响发车的铃声,种种嘈杂能给人感觉到一点“繁华”外,从早到晚基本上都是冷冷清清,没有一点人气。

好在那时的上海还没进入老龄化,没有早锻炼、没有广场舞,平日里甚至礼拜天,住在新村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在辛勤地工作、学习,个个都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因此,人们对公园等绿化设施也就没有什么奢求。

大约1982年年底的一天,母亲欣喜对家人说:“讲把捺听,阿拉屋里厢旁边开始造公园啦!”热爱生活的母亲一直喜欢莳花弄草,节假日经常会带着我和弟妹去杨浦公园赏花、游玩。

现在看起来,从图们路到位于双阳路的杨浦公园也就是一点点距离而已。但不知为何,当年在我的感觉中,这段距离十分“遥远”。如今阿拉屋里厢旁边也马上要有公园了,对我们全家来说,无异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

1983年内江公园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那天,母亲兴高采烈地领着我和弟妹前往“祝贺”。并且让我用家中那台新买的“海鸥”牌照相机,在公园门口定格下了她那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瞬间。

走进这座镶嵌在居民新村腹地的仿古园林袖珍公园,我仿佛步入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园内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草树木无不突显出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意韵。令人称绝的是,公园设计师还别具匠心地把小小的公园划分为内园与外园,建造了两个园门,给人留下了曲径通幽的神秘感。

家门口有了内江公园后,我就不用“不远万里”到杨浦公园去白相了。虽然内江公园没有老虎、狮子、猴子、孔雀,但特有的古典园林之美,给我带来从未有过的视觉上的愉悦。在复习迎考华东师大的紧张日子里,我就带上书本、干粮和水壶,躲在公园一个僻静的角落,一呆就是一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家搬离广远新村和结婚成家,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内江公园。而随着共青森林公园、黄兴公园等大型公园在杨浦相继诞生,如今除了居住在内江公园周边的居民之外,知道这座公园的人也许已经不多多了。

如今的杨浦公园、共青森林公园、黄兴公园、内江公园,园内还是有清风,有花朵,有白雪,有月光,但公园内游客人数剧增,各种各样的喧哗,使得它们在空间上显得愈发逼仄,少了些云卷云舒的闲情。可是,不管怎样,我依然热衷于在这四个公园内寻找出一条僻静的小径,于绿荫深处独自漫步。

咬文嚼字

县衙读联

——山西游记

■赵韩德文

一直喜欢读联。“永忆江湖归白发,欲迴天地入扁舟。”“急水渐趋江合处,奇峰横出路穷时。”“三边衙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即便独自一对,照样气场逼人。在书里读,在名楼、山水、寺庙、风景名胜地读,兴致盎然。意想不到,这次山西游,走进了一座宏大的清乾隆年间的县衙,里面有大量二三百年前的官衙楹联,喜出望外,竟在衙门里平平仄仄的读了一大圈。

古代,知县多为进士出身,道地的文化人,其中不乏大名士,像郑板桥、赵之谦、赵翼……所以对其业余生活尤感兴趣,于书房和花园处就格外留意。

知县书房在后花院,名曰“花厅”,悬匾“文墨堂”。想此处楹联必具清风明月、秋水梧桐之雅。花厅楹联果然一派风和日丽:“花荫昼静闻

莺语,厅落春闲有燕泥。”与周围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草摇曳十分相配。

但,踏入花厅,迎面,中堂古联端端正正,肃杀严厉:

“鱼因贪饵遭钩系,鸟为衔虫被网羁。”

简直是“当头棒喝”。虽然还是花鸟虫鱼,读之却令人肃然清醒。可见当时朝廷对官吏的管理文化,已然深入到“八小时之外”。文人知县在花园小径优哉游哉,当他潇洒轻松地踱步返回书房,猛见此中堂,必然是心头为之一震。

为避开人流,我的参观常常“逆行”“斜行”,凭兴趣乱看野看。又到一院落,是知县的餐厅和厨房。楹联写得有趣:

“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孝悌忠信礼仪廉无有铜钱可做来。”

县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并不简单。日常三餐分别有米饭、刀削面、炒香菇、走油肉、猪头肉、羊肉、熏鸡、熏蛋、牛肉、香椿芽拌豆腐、糖糕、马蹄酥……知县的日常伙食已超过当地最著名的晋商。间或宴请宾客,更是“九碗九碟加汤、酒”。宴请一般在晚上,所以衙署规定,厨师夜间不得外出。

慢慢兜转到二堂。二堂是知县办公及调解民事纠纷的地方,其旁是县级办事机构:主簿、钱谷、礼房、刑房。二堂匾额:“思补堂”,耐人寻味。尔思尔补,及时总结;庶免差错,以补前愆。两侧楹联着实谦和亲民:“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于二堂南望,就是大堂。大堂的北面正对二堂大门,横匾上赫然六个大字,直扑眼中:“天理国法人情”。知县坐在二堂办公,抬眼就是这六个字。我视之思考良久,原来,在至高无上的律法之上,人类还有一个终级的量裁标准——天理。

曲曲折折来到进口处——平遥县署。这个古县衙大门的楹联曰:“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事做这官,这大抵就是《礼记》里“很毋求胜,分毋求多”、《大雅》中“夙夜匪解,虔共尔位”之意了。

到紫藤架下休息。紫藤枝叶满架,盈绿斑驳,花如紫玉。忽而想到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韦应物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旅游日记



当季的鲜花

■冯诗齐文

没来英国之前,常听说英国是一个阴郁多雨、常年不见太阳的国家。尤其同法国相比,英国人所处的自然条件要差得多。所以法国人浪漫、英国人拘谨保守。

我今年三、四月份来英国,却大出意外。我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灿烂、花红草绿、碧空如洗的国度。那些从一路上连绵不断的草场,有时会生产错觉:英国不会是个畜牧业大国吧?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城乡,大片大片保养得十分好的草坪草地。草色碧绿,植株茂盛。在伦敦,无论是占地颇广的海德公园,还是街角只有几十平米的小花园,都被仔细养护。草地上古木森森,枝繁叶茂,真是休憩漫步的胜地。而郊区、乡间的草地,则是天然的牧场。英国的养羊业天下闻名,草地上散布吃草的羊,悠闲淡定。看着一路上连绵不断的草场,有时会

产生错觉:英国不会是个畜牧业大国吧?尤为让外来者眼睛一亮的,是此时处处盛开的鲜花。来之前还被告知:天气不好,时时阴霾。突然看到繁花似锦、姹紫嫣红,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脑海里就跳出一句话:忽尔盛开!

首先要说的,是随处可见、一树灿烂的樱花。樱花比较好认,如果对花还吃不准的话,因为花有颜色的不同、有单瓣复瓣的区别,那就看叶。樱花的叶子红褐色,叶缘有锯齿,加上开花的时节,一般不会错。让我有点意想不到的,樱花居然在地处西欧的英伦时不时撞到,艳压群芳!

查资料,樱花的原产地是“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山地区”。1912年,日本东京市长尾崎行雄访问美国时特意赠送给华盛顿3000株樱花。这些樱花在北美大地也欣欣向荣,每年春天的复活节前后,樱花盛开,吸引了众多前来观赏游览的民众,以至于成为当地一景。

在英国的这个季节,另一种夺人眼球的鲜花是水仙。

我以为,说到水仙,总不免想起春节期间家家养在浅水盆里的这种“雅蒜”。中国人向来视水仙为高雅,不但冠以“凌波仙子”的美名,有时还要给她们系上红腰带以增加喜庆。水仙的香气,是一种淡淡的、不“袭人”的清香。你得在不经意间才能邂逅。中国传统画家,在年末岁尾还喜欢画一幅“岁朝清供图”,水仙也是时常在画面中出现的“清供”之物。总之,中国的水仙,脱俗、清雅、洁身自好,与中国人喜欢自律、低调、清高的个性相符。此时,如同他乡遇见一位多年未遇的知己,忽然形影相伴,带给人的愉悦不言而喻。

欧洲的水仙,虽然也同样喜水,却不是供养在花盆里的。第一次撞上它,是在路边的花坛,一大丛一大丛地开着,色彩浓丽。尤其是黄水仙,简直是黄得化不开的黄!在希腊神话中,水仙是自恋的美少年纳西塞斯(Narcissus)的化身。也的确,欧洲水仙的艳丽、婀娜,以及低垂含羞的花苞,倒也与那位在水边被自己的倩影迷倒,无法自拔的悲剧人物有几分相象。

花坛里的鲜花,除了欧洲水仙,还有其他许多种。比较常见的如郁金香,也是开得姹紫嫣红,十分热闹。还有一大类归为非洲雏菊的,也很扎眼。其中一种名为“蓝眼菊”的,花形、色彩都很喜人。我原来并不认识,回来在网上用照片搜索比对,查到了它的身世。

杜鹃则是老朋友了。不过英国的杜鹃品种也各式各样,尤其花形,与平时国内所见不同。好在叶子倒是差不多。也是查网,得“蜿蜒杜鹃”之名,有点异类。

在随处可见的草地边行走,一路有花相伴,颇有目不暇接的意味。虽没有“踏花归来马蹄香”那样夸张,在草地上躺一躺,望望蓝天,嗅嗅草香,也算是与自然亲近了一番!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诗抒胸臆

登积道山组诗

伴雨登积道山

■施伟

天气无常令客惊,
骚人淡定笑相迎。
雨淋当作洗尘浴,
风啸频传唱和声。
攀顶莫欺吾已老,
杖藜扶着步还轻。
心中有佛何须拜,
高雅先夸道德经。

随南山同仁登积道山

■吴宝金

炳月遐游积道山,
才情七子聚云间。
芙蓉对峙雄姿立,
墨客相邀绝顶攀。
汉赋新吟无尽处,
诗风缕续又回还。
三江不断长流水,
未肯轻弹五十弦。

登积道山作

■单黎明

极目婺城天欲齐,
飞云夹雨压枝低。
烟林道尽山藏庙,
惊雀鸣余石跳溪。
一刻韶光邀众赏,
千年钟秀待君题。
诸峰着意村嘉影,
也似武陵人易迷。

雨游积道寺

■许洪波

乱云飞渡小山丘,
骤雨初歇不用愁。
信步峰巅积道寺,
评联断句乐悠悠。

雨霁登积道山

■陈林方

春风细雨洗新痕,
步步拾阶伴走云。
禅寺清幽疑少客,
初晨已有扣门人。

好事近·登积道山

■杨家剑

野陌去追春,寂寞孤峰森渺。
遥望寻常绝顶,认巨樟古庙。
木暮时节复登临,山势因人小。
负手马鞍亭上,听啼莺论道。

收藏

■张萌

流逝之物固然可惜——
小河里的蝌蚪,树枝上的鸟巢
河流有干涸之殇,残枝有断臂之痛。那些流逝之声
犹如体内的断骨——
清脆有声
该如何让时光倒流
让草木回到葳蕤盛年,蛙声重返
七月黄昏
如何收藏一座远去的村庄
蝶翅收纳草木的呼吸
它在草尖上轻轻合拢乡村的诗篇
以及,光阴的折痕